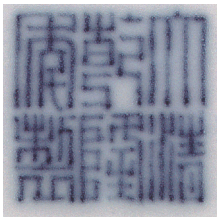


青花壯罐
清代乾隆（1735－1795）年間 H 28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同上「大清乾隆年製」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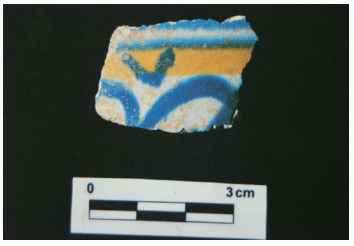
明代天順年間（1457－1464）壯罐
2014年中國江西省景德鎮御窯廠珠山北麓出土



龍泉窯壯罐
明代永樂（1403－1424）年間 H 28.4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錫白釉藍彩Albarello
1613年 H 19.6cm
International Museum of Ceramics in Faenza 藏



馬約利卡Albarello殘片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同上背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avid Teniers the Younger《A Surgeon Treating a Peasant's Foot》
十七世紀中期 Kelvingrove Art Gallery and Museum, Glasgow, Scotland藏



馬約利卡 H 13.6cm
日本德川秀忠將軍墓（1623）出土



馬約利卡陶器殘片
日本大阪城城下町出土



康熙時期（1661－1722）
彼德大帝皇室膏藥罐



義大利馬約利卡（Siena）
1500－1510 H 31cm
Musée National de Céramique, Sèvres 藏



漳州窯青花罐 十七世紀



義大利馬約利卡（Marche, Casteldura nte）
H 23.7cm Museo Internazionale delle Ceramiche in Faenza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I: 10.6541/TJAH.201903_(46).0001

壯罐的故事

謝明良*

【摘要】本文經由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清檔的相關記事，先是觀察壯罐的燒製和使用情況，進而追索清代官窯壯罐的原型，鋪陳其和中東伊斯蘭陶、歐洲馬約利卡陶（Majolica）、或日本伊萬里燒類似罐式之間的因緣，嘗試展現其壯濶傳奇的歷程。文末另附馬約利卡剔劃花裝飾一節，在前人所已指出：該一技法乃是受到拜占庭帝國剔劃花陶影響，而後者又蒙伊斯蘭陶器之啟發的提示之下，觀察伊斯蘭陶剔劃花及其和中國北方陶瓷所見同類裝飾的異同。結論認為，做為馬約利卡剔劃花裝飾遠祖的伊斯蘭陶此一技法有可能是受到中國陶瓷的影響。

關鍵詞：壯罐、膏藥罐、馬約利卡、梅茲・馬約利卡

「壯罐」的語源或命名原委不明，但頻見於雍正朝以來清宮造辦處檔案，指的是造型呈大口、短直頸，直筒身腹下置圈足的筒形罐，由於口徑和圈足尺寸相當，整體似燈籠，所以有時被稱作「燈籠罐」，或諧音作「撞罐」。由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壯罐釉色多樣，但以白地青花為大宗，罐上一般配有弧形帶沿的子口蓋，蓋鈕呈寶珠形（圖1）。圍繞於壯罐的議題極為豐富，但本文的做法是經由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清檔（以下簡稱《造辦處檔》）的相關記事，先是觀察壯罐的燒製和使用情況，進而追索清代官窯壯罐的原型，鋪陳其和中東伊斯蘭陶、歐洲馬約利卡陶（Majolica）、或日本伊萬里燒類似罐式之間的因緣，嘗試展現其壯濶傳奇的歷程。文末另附馬約利卡剔劃花裝飾一節，在前人所已指出：該一技法乃是受到拜占庭帝國剔劃花陶影響，而後者又蒙伊斯蘭陶器之啟發的提示之下，觀察伊斯蘭陶剔劃花及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特聘教授、臺大講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和中國北方陶瓷所見同類裝飾的異同。結論認為，做為馬約利卡剔劃花裝飾遠祖的伊斯蘭陶此一技法有可能是受到中國陶瓷的影響。

一、清宮壯罐諸面向

（一）釉彩種類

清宮壯罐的來源不一，包括交由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年度大運瓷或傳辦瓷器，以及親王或官僚等的進貢。或許單調冗長，本文以下仍擬羅列鐵源等《清代官窯瓷器史》自《造辦處檔》抽出的壯罐品目，以示壯罐釉色和繪飾題材之一斑。即：雍正朝東青釉有蓋壯罐（雍正款）；乾隆朝龍泉釉雲龍壯罐、宋釉有蓋壯罐、爐鈞釉二酉壯罐、月白釉描金壯罐、霽青描金洋彩壯罐、天青釉描金四方壯罐、翠地金雲龍有蓋壯罐、青花壯罐、青花五彩龍鳳壯罐、成窯五彩龍鳳壯罐、成窯五彩萬國來朝壯罐、成窯五彩娃娃有蓋壯罐、成窯五彩四方壯罐、洋彩歲歲平安壯罐、洋彩九秋壯罐、黃地洋彩萬國來朝壯罐、黃地洋彩香山九老壯罐、洋紅地洋彩百艷齊芳壯罐（以上乾隆朝燒製）；嘉慶朝爐鈞釉二酉壯罐（大運瓷）、成窯鬥彩仙山樓閣壯罐、成窯五彩壯罐、翡翠地洋彩海屋添籌壯罐、宮粉地有彩壯罐、宋釉描金合歡壯罐、宋釉描金雲龍壯罐、釉裏紅龍鳳呈祥壯罐（以上督陶官進貢）；道光朝宣窯青花芦粟錦有蓋壯罐、爐鈞釉壯罐（以上大運瓷）。① 此外，據筆者閱讀所及，則乾隆三十九年（1774）顯親王進冬青釉壯罐，乾隆四十年（1775）太監胡世傑將交由九江關配蓋的青花紅鳳壯罐呈上御覽。後者壯罐形制或可參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底帶「大明宣德年製」款之清倣青花釉裏紅纏枝鳳紋壯罐（圖2）。

① 鐵源等，《清代官窯瓷器史》，第參冊（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2），頁653-6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從送樣交燒造到燒成進呈所需時間

相對於每年春季開工，年底解送到京，種類相對固定之用來陳設、賞賜或供御膳房用的大運瓷器，直接由帝王下令燒造的所謂傳辦瓷器則是隨傳隨燒，後者往往添附畫樣、木樣或瓷樣，種類龐雜。燒成後有時隨大運瓷於秋季解京，但多數是燒成後即送往京師，《造辦處檔》關於缺蓋壯（撞）罐送交九江關配蓋的記事在性質上均屬傳辦瓷器。如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初六日傳旨將一件青花白地壯罐「交江西照樣配蓋」，但卻是到了十八年八月初六日才由「員外郎白世秀將江西青花白地壯罐一件，配得蓋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費時一年餘。其次，乾隆三十五年（1770）傳旨將一件冬青釉壯罐「發往江西配蓋，先呈樣」，也是到了三十六年七月初九日庫掌四德才將該配得蓋的冬青釉壯罐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費時十一個月。最耗時的一次，恐怕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發往江西配蓋的青花壯罐，因其至四十二年（1777）十月才呈進，總計一年又五個月。上引《造辦處檔》所稱的「樣」，是指木製樣本，也就是做成木樣呈覽，待核可後才交由御窯廠「照樣」製作。從乾隆三十二年（1767）九月二十三日傳旨各製作一件青花和冬青拱花壯罐罐蓋的蓋樣，迄同年十月初三日，才配得「木蓋樣」交由太監呈覽，兩件木蓋樣共費十日。配蓋所需時間長短似乎和瓷器的釉彩無關，因為乾隆十一年（1746）督陶官唐英只花費九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青花壯罐的配蓋任務。整體看來，配製一件壯罐蓋，從做樣呈覽到燒成進呈約需十個月，其程序和所費時日有些出人意表。

罐蓋之外，乾隆十七年（1752）另傳辦「壯罐多燒造」。即同年二月命江西「急速燒造」壯罐五十件，還特別註記「不必隨大運」解京。督陶官唐英果然火速地在同年七月送到二十件青花壯罐，並在同年十二月再進呈十六件。但不足的十四件，則要等到翌年（1753）八月（十件）、十一月（四件）才補上呈進。五十件青花壯罐分四批燒製，前後費時一年又九個月，而這還是「急速燒造」諭令下的結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原型和用途變更

從傳世實物不難得知清代官窯壯罐的造型是倣自明代永樂（1403－1424）以來十五世紀前中期製品。如前所述，清代景鎮御窯廠燒造的壯罐釉彩頗為多樣，包括了倣成化朝（1465－1487）的鬥彩或時尚的洋彩等製品。瓷胎作品之外，另見銅胎琺瑯壯罐（圖3），無論瓷銅，其造型均承襲永宣時期的器式未有變動，並且可見臨摹造型和紋樣的倣古之作，如（圖2）青花釉裏紅壯罐，罐身鳳紋和纏枝花葉，以及罐肩和下腹的雲紋均具有十五世紀前期樣式特徵，圈足底雙圈內書楷體「大明宣德年製」託款，其書風亦近於宣德窯製品。從紋樣及其布局組合看來，（圖1、2）青花壯罐顯然是對十五世紀永樂或宣德（1426－1434）壯罐的模倣，而近年的考古發掘也證實十五世紀前中期正統至天順年間（1457－1464）壯罐仍持續製造，其造型和繪飾題材雖仍沿續永宣時期作風，但畫工已趨形式化（圖4）。就此而言，傳世的幾件以往被訂為永宣時期的無款壯罐，其口頸部位業已形式化的青花波濤紋其實更近於正統至天順期（圖5）。另外，有時又被稱為空白期的正統至天順期間並存著兩種不同樣式的青花波濤紋，一式仍繼承永宣期的樣式未有太大變動，另一式則是多見於壯罐頸部的手掌式浪頭的波濤紋，但後者波濤紋的起迄時間還有待進一步的調查。

在此應予一提的是，《造辦處檔》屢見傳旨將宮中缺蓋壯罐交九江關配蓋，配蓋之前還需做成木樣呈覽。不難想像，會獲得帝王青睞而大費周章地送往景德鎮配蓋的壯罐，恐非當朝製品，而有較大可能是明初永宣時期的古物，也因此我們才能理解伊齡阿（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行文〉）或顯親王（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行文〉）會進獻缺蓋的壯罐供奉皇上，而皇帝御覽後似乎也頗中意，故均發交配蓋。不僅如此，乾隆皇帝還要督陶官唐英依據配蓋的青花白地壯罐「照樣燒造得青花白地有蓋壯罐二件，並哥窯象棋等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乾隆十一年五月〈江西〉）。此處的「樣」，指的應是永宣時期壯罐古樣、原樣，亦即本文的原型。

乾隆皇帝不僅將古壯罐發送配蓋，有時還配置底座，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將九江關監督伊齡阿送來的一件配了蓋的壯罐配上底座，並給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等」的等第評價；乾隆四十年（1775）傳旨「將壯罐、天字罐木座刻三等交寧壽宮」，其等第遜於同時被列為二等的「定磁寶瓶象」。雖然在乾隆十四年（1749）曾有一件壯罐被列入了頭等，但就整體看來，明代壯罐在乾隆皇帝的眼中大概是二等至三等物，其無法和宋代的官窯青瓷相提並論，但和成化朝天字罐同一級別。另外，從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月三日送交一件壯罐配木座，至同年十月配得座持進，所費工時僅十餘日。

永宣時期壯罐的原初功能目前不明，但缺蓋的壯罐往往內置銅膽，據此可知是被轉用成了插花器。從《造辦處檔》所見臣下進貢的缺蓋壯罐往往內附銅膽（如乾隆三十二年九月〈行文〉），以及乾隆皇帝下令如何處理銅膽一事，可知壯罐內置銅膽以為花器的時間應在乾隆朝或清代之前。乾隆皇帝對於壯罐銅膽多下令熔毀（如乾隆四十一年五月〈行文〉）；但若屬銅鍍金膽，則是「刮金毀銅」（如乾隆三十五年八月〈行文〉），這一方面宣示皇帝自身的儉約美德，也表明不再沿用做為花器的功能。雖然配蓋的古壯罐有的被送往收貯在瀛台植秀軒（乾隆四十二年）；圓明園（乾隆三十六年）或乾隆皇帝規劃退位後頤養天年的寧壽宮（乾隆四十年），但無法據此推敲清初官窯壯罐的確實用途。不過，《造辦處檔》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十四日傳旨，命令唐英依據太監胡世傑所交青花有蓋撞（壯）罐「照樣燒造筭冠架用，不必落款」。《說文》「筭，長六寸，所以計麻數者，段注：「漢注云，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此謂筭籌，與算數字各用」，是長條形竹製計數用的籌，就此而言，呈大口直筒形身的所謂壯罐，也適用裝盛竹筭。問題是「筭冠架用」的壯罐真的曾做為冠架使用嗎？姑且不論帶蓋壯罐是否適於架冠？就其筒形長身的造型看來，確實也和清代冠架有相近之處。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後期《唐人卓子圖》近桌面下方，圓凳旁的青花鏤空冠架可為參照（圖6）。本文想提示的是，前引乾隆十三年皇帝要唐英照樣燒造「筭冠架用」壯罐是不書寫年款的；而乾隆十七年命令唐英急速燒造的五十件壯罐同樣交待要「無款」，這到底透露出什麼玄機呢？

自明初景德鎮御窯廠成立以來，於官窯瓷器書寫年款已成定制，清代御窯廠亦繼承地此一書寫年號的傳統，燒瓷進用。不過，也有例外，除了部分脫胎製品以及所謂甘露瓶（一稱藏草瓶）之外，《造辦處檔》乾隆二十七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月二十三日規定「嗣後，燒造痰盂時不必落款」；甚至諭令磨除同年十二月初三日由總管張玉交上幾件痰盂的年款。就器用的場合和性質而言，甘露瓶屬藏傳佛教陳設法器，痰盂則近於褻器，也因此不適合在這類器上書寫帝王年號。事實上，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清宮傳世乾隆朝青花壯罐計74件，但僅二件底書年款，② 目前已發表的北京故宮藏清初青花壯罐亦無年款。不過，若說壯罐是因擬做為冠架之用而刻意不書寫年號？說法仍嫌武斷。因為從傳世的乾隆朝壯罐確實有於罐底書寫年款者（同圖1），不僅如此，《造辦處檔》也記載了乾隆御窯燒造寶珠冠架，旋轉冠架或玲瓏冠架等各式書有年款的「冠架」。因此，帶年款或不落款壯罐在性質上有何區別？其具體用途為何？仍有待查證。

二、明初壯罐和中東地區的筒式罐以及歐洲Albarello

（一）清代壯罐的原型和明初壯罐的祖型

清宮傳世之做為清代景德鎮御窯廠壯罐原型的明初永樂、宣德期壯罐，計有白地青花（同圖5）和青釉拱花（圖7）兩種。雖然明初這類大口筒式罐在當時的確實稱呼和功能還有待查證，但此類製品應即《造辦處檔》所載乾隆朝做「青花白地」、「龍泉釉」壯罐的參照樣本之一。乾隆皇帝也曾諭令將一件「龍泉釉拱花壯罐」送交江西配蓋（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行文〉）。

明初永樂、宣德時期景德鎮御窯廠接受西亞地區工藝品的器式，燒製陶瓷貢奉內廷，甚至攜往西亞等諸情事，可說是陶瓷史學史上歷久彌新的課題，不久前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策劃的《適於心 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亦設〈對外交流〉單元於展場和圖錄揭示明初陶瓷做製中亞和西亞工藝品諸例。③

② 余佩瑾主編，《品牌的故事 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210。

③ 黃蘭茵主編，《適於心 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其時景德鎮所摹倣參照的工藝品有陶器、玻璃器和金屬器，後者包括金銀器和黃銅器，而以黃銅器居多。除了為人熟知的折沿盆、扁壺或花澆等器形之外，學者也已指出明初的大口筒式罐也是西亞伊斯蘭陶器影響下的產物。④ 如十三至十四世紀伊朗的釉上青飾虹彩罐（圖8），或相對年代更早的釉陶彩繪罐（圖9）等西亞地區流行的筒式罐，即中國區域俗稱「壯罐」的祖型。器形之外，如（圖4、5）明代早期壯罐罐身一般以「錦紋」、「幾何形紋」等詞語輕輕帶過的紋樣，一說認為就是《造辦處檔》所見芦粟錦，亦即甜高粱，而青花芦粟錦紋狀罐在嘉慶、道光時期仍是大運瓷器之一，⑤ 這當然是中國區域的附會。其實，明代早期青花壯罐罐身的這類「錦紋」之祖型也是來自伊斯蘭世界，其以十芒星為中心，外接十個星芒，再環繞搭配五角形飾的構思是西亞地區拼接磁磚常見的裝飾母題（圖10）。

西亞地區常見的筒式罐之造型多樣，直筒形之外，還有不少罐身中央部略向內收的束腰式罐，後者被認為是歐洲馬約利卡（Majolica）陶藥罐（即Albarello）的祖型。義大利法恩扎國際陶藝博物館（International Museum of Ceramics in Faenza）收藏的一件製作於1613年的白釉藍彩Albarello罐身所見「VNG. D. PLVMBO」（即含鉛軟膏）（圖11），也再次明示了Albarello是內盛膏藥的容器。Albarello的呼稱最遲可上溯十六世紀，因為當Cipriano Piccolpasso（1524－1579）訪察義大利多處馬約利卡製陶作坊後，於1556－1557年編成出版的著名《陶藝三書》（*Li tre libri dell'Arte del Vasaio*），當中的第一書已經提到當地的陶工和藥店主即是用Albarello來稱呼這種造型的罐，同

④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London: Sotheby Parke Bernet, 1981), p. 89.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l-Sabah Collection, Dar al-Athar al-Islamiyyah, Kuwait National Museum, 2004), p. 487.

⑤ 鐵源等，前引《清代官窯瓷器史》，第參冊，頁654-6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揭示了其成形的技法（圖12）。⑥關於其語源，有主張因其造型似樹幹而得名（義大利文稱樹幹為Albero），⑦亦有認為其或與中國裝盛藥物的竹筒或西班牙elbarril（桶）有關，後者又來自波斯語barani，以及以為是拉丁語小屋（alveous）。⑧總之，說法不一，未有定論，唯學界有時又將西亞地區此式束腰式罐逕稱作Albarello。以下〈壯罐的故事〉第二齣，就是以馬約利卡陶Albarello為主角，試著鋪陳其經歷。

（二）歐洲Albarello

馬約利卡一名是十六世紀以來對義大利錫釉陶的泛稱，其語源說法不一，一般認為其可能出自西班牙陶瓷運銷義大利的中途接駁站馬約利卡島，但也有主張是西班牙南部窯業中心馬拉卡（Malaqa）的音譯。⑨相對於十三至十四世紀義大利中部或西西里島燒製的古拙式（Archaique）所見拜占庭、羅馬式、哥德式和伊斯蘭等多元要素，十五至十六世紀的錫釉陶，則是受到以西班牙南部瓦倫西亞（Valéncia）地區陶窯作坊所生產的伊斯蘭風格錫釉陶，亦即所謂Hispano-Moresue Ware的影響，而義大利錫釉陶亦即馬約利卡又影響到尼德蘭地區（the Netherlands），位於該地區的今荷蘭德爾夫特（Delft）窯場則約在十六世紀開始燒製此類錫釉陶，也就是俗稱的荷蘭馬約利卡陶。不久，法國、比利時或英國等歐洲其他地區窯場也投入生產，以至

⑥ Cipriano Piccolpasso, *Li tre libri dell'Arte del Vasaio*，本文圖版是轉引自：R. W. Lightbown and Alan Caiger-Smith, *The Three Books of the Potter's Art*, vol. 1 (London: Scholar Press, 1980)，無頁數。另外，前田正明在參考上引文獻以及Bernard Rackham and Albert de Put, *The Three Books of the Potter's Art*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934)，題名《陶藝三書》日文譯注連載於《陶藝の美》，連載9（1984年5月~1986年3月），提供筆者很大的方便。

⑦ Gismondi Brizio，《マジョリカ陶器》（東京：講談社，1977），頁36。

⑧ 前田正明譯，前引《陶藝三書》，頁128。

⑨ Anna Lia Ermeti（加藤磨珠枝譯），〈地中海とイタリア　イスラム陶器からアルカイック・マジョリカ陶器へ〉，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イタリア・ファエンシァ国際陶芸博物館所蔵 マジョリカ名陶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1），頁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成廣大的馬約利卡窯群，提供當時歐洲人的生活器用，而Albarello則是馬約利卡具有代表性的器類之一。⑩ 有趣的是，中國區域俗稱的壯罐乃是以西亞筒式罐為祖型的模倣品，而馬約利卡Albarello之器式同樣來自伊斯蘭陶筒式罐，因此壯罐和Albarello罐可說是有著相近祖型卻分道揚鑣的遠親，也有著各自的際遇。

1602年荷蘭人籌設了擁有完備貿易組織和軍事戍衛的東印度公司進行亞洲貿易和政治擴張，早期以印尼萬丹（Bantam）和北大年（Patani）為據點，不久轉移到巴達維亞（Batavia）。1622年荷蘭艦隊入澎湖媽宮港（今馬公港）並在風櫃尾構築城堡，1624年自毀城寨轉赴臺灣大員（今安平地區）北端高地築城，初稱奧倫治城（Fort Orange），1627年奉總公司命名改稱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與本文直接相關的是，前述做為重要貿易基地的萬丹（Bantam）和雅加達沿岸叭沙伊干（Pasar Ikan）荷蘭東印度倉庫都出土了馬約利卡藥罐Albarello（圖13、14）。無獨有偶，2003年以來幾次發掘臺南熱蘭遮城，也出土了Albarello標本。⑪ 有的是在錫白釉上施加鈷藍彩繪或點飾（圖15），亦見在外壁失透的錫白釉上施藍彩和黃彩，並在藍彩、黃彩上方以及內壁另施罩透明薄釉的標本（圖16）。依據前引Cipriano Piccolpasso的田野調查，講究的馬約利卡需經三次燒成，即在素燒坯體（Biscotto）上施罩錫釉（bianco）入窯二次燒，而後再施以稱作Coperta的鉛釉三次燒成。⑫ 看來上引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藍、黃彩標本（同圖16）可能也是依此工序完成的製品。

從上引遺址的屬性看來，其出土之復原高度約十多公分的Albarello應該是隨著荷蘭人的入侵而攜來的；1613年沉沒於大西洋聖海倫那島（St. Helena）海域的荷蘭籍*Witte Leeuw*（白獅號）沉船舶載的這類小罐（圖17），或許也說

⑩ 前田正明，《西洋やきものの世界 誕生から現代まで》（東京：平凡社，1999），頁88-102；森田義之，〈マヨリカ陶器〉，收入《世界陶磁全集》，22・世界（三）（東京：小學館，1986），頁178-190。

⑪ 謝明良，〈記熱蘭遮城出土的馬約利卡錫釉陶〉，收入《陶瓷手記 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2008），頁201-210。

⑫ Cipriano Piccolpasso（前田正明譯），前引《陶藝三書》，連載9，頁125-1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了內盛藥膏的Albarello是當時歐洲人的生活必需品。換言之，攜入亞洲的馬約利卡Albarello不屬於所謂貿易陶瓷或外銷陶瓷範疇，而是做裝盛什物隨機移動的外容器。

東北亞日本考古遺址出土的Albarello標本達數十件之多，主要分布於經幕府首肯可與外國進行交易的長崎、堺等地遺址，其中包括荷蘭人於1641年在長崎人工島上設置的商館遺址。⑬ 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由石崎融思繪作於寬政十年（1798）出島荷蘭商館失火之前的《蠻館圖》，畫面可見病患接受手術診療的情景（圖18），醫生旁邊的矮几上置白色束頸的Albarello，罐下方有題簽「膏藥」二字，可知Albarello是做為內貯藥膏的外容器而攜入日本的，其和歐洲十七世紀中期一幅診療腳疾的畫作均如實地描繪了診間必備的albarello（圖19）。後者畫面中央木桌上置錫白釉藍的Albarello，正前下方另置一錫白釉小型Albarello，兩只藥罐罐口同樣覆以羊皮紙類再以繩線捆繫，這就再次說明了常見的在外敞口沿下方置束頸的Albarello造型特徵，乃是出於功能性的設計。

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日本區域針對Albarello藥罐的二次性利用。如日方學者在調查東京增上寺卒歿於元和九年（1623）德川秀忠將軍墓時，曾依據共伴遺物推測入墓的Albarello可能原是做為香爐使用（圖20）。⑭ 另外，依據《茶會記》的記載或收貯Albarello木箱的墨書題記，還可得知原本裝貯藥膏等藥物且洋溢著異國趣味的Albarello有時又被轉用來充當茶會時裝盛洗濯茶碗、茶筅廢水或補充茶釜用水的「水指」（圖21）。不僅如此，有的還利用做為抹茶罐（圖22），或在頸肩部鑽孔後加置金屬片和吊環改變用途成了吊掛式插花器（圖23），甚至成為江戶後期陶工青木木米（1767－1833）獵

⑬ 松本啓子，〈大阪城下町出土マジョリカ陶について〉，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イタリア・ファエンシァ国際陶芸博物館所蔵　マジョリカ名陶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1），頁169，表一；〈日本出土のヨロッパー・マジョリカ陶器についての考古學研究〉，《日本考古學協會第74回總會研究發表要旨》（東京：東海大學，2008），頁92。

⑭ 鈴木尚等編，《增上寺德川將軍墓と遺品、遺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此參見：西田宏子，〈茶陶の阿蘭陀〉，收入根津美術館編，《阿蘭陀》（東京：根津美術館，1987），頁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奇倣製的「阿蘭陀燒」（荷蘭陶瓷）（圖24），後者又由富岡鐵齋（1836－1924）做了臨摹，收入在其《洋陶圖譜》（圖25）；京都二代乾山的倣製品則是在白色化妝土上飾青、綠、黃、紫等彩繪，再施掛鉛釉於低溫中燒成（圖26）。不過，攜入亞洲的Albarello雖有部分遺址和荷蘭人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連，但從標本胎釉和彩飾等推測其燒製產地應該不止一處，個別作品的具體產地比定於學界迄未形成定論，比如說大阪城下町出土的標本（圖27），若依據近年松田啓子的田野調查，其具體產地顯然仍有待確認，目前只知是荷蘭語圈某地窯場所生產。⑮

三、東亞製作Albarello—中國景德鎮窯、漳州窯和日本伊萬里燒的Albarello

中國和歐洲直接的陶瓷貿易始於十六世紀，傳世的幾件繪有葡萄牙國王馬努埃爾一世（Manuel I，1495－1521年在位）的景德鎮青花瓷，或1552年葡萄牙商人惹爾日・阿爾瓦雷斯（Jorge Álvares）訂製的書寫有他自己名字的青花玉壺春瓶，⑯ 都表明中國窯場已經依據歐洲人訂單燒製陶瓷。由中國向歐洲輸出的陶瓷種類極為豐富，除了有和中國本地器式一致的製品之外，還包括許多迎合歐洲趣味或使用方式的訂燒瓷，後者往往是由歐洲人設計畫樣，或製作器形木樣，交付窯場作坊依樣製作，如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記載1635

⑮ 不過，大阪歷史博物館等，《第103回特集展示　大阪出土の貿易陶磁》（2016.1.6~2016.2.15）的展品說明卡則是將該標本的產地定在比利時或英國。松本啓子，〈マジョリカ陶器における文様の同時代性と模倣〉，收入《考古学は科学か　田中良之先生追悼論文集》（福岡市：中国書店，2016），頁993；松本啓子，〈マジョリカ陶器の物語La Storia della Majolica—宗教改革・鎖国を凌いでやって来たヨーロッパの壺〉，《中近世陶磁器の考古学》，第7卷（東京：雄山閣，2017），頁322-323。

⑯ 廣東上川島花碗坪遺址也採集到惹爾日・阿爾瓦雷斯訂製青花瓶的殘片，此見：王冠宇，〈早期來華葡人與中葡貿易—由一組1552年銘青花玉壺春瓶談起〉，《南方文物》，2017年2期，頁165，圖3；吉篤學，〈上川島花碗坪遺存年代等問題新探〉，《文物》，2017年8期，頁60，圖1。採集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林業強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在臺灣以轆轤鏇製木樣，指定中國瓷商依樣生產，⑰馬約利卡Albarello因此也是中國瓷窯倣效的外銷瓷樣之一。

由景德鎮所燒製的Albarello可分兩類。A類：造型和紋飾均摹臨自馬約利卡同式罐，如現藏大英博物館和一件明末十七世紀卡拉克型（Kraak Porcelain）束腰式青花罐（圖28），其造型和紋樣布局均倣自歐洲Albarello（圖29）。B類：模倣歐洲的造型，但紋飾則仍保留中國傳統畫樣，這類製品相對少見，但四川省成都市曾經出土（圖30），從紋樣畫風看來其相對年代約在嘉靖期（1522－1566）。⑱

相對於A類是接受歐洲人訂燒銷往歐洲之名符其實的外銷瓷，B類是否曾經進入歐洲市場還有待查證，但從其大口、筒形罐身下置圈足，口徑與足徑尺寸相當，罐身腹微弧內收的造型特徵（同圖30），可知其應是受到歐洲Albarello器形的影響。出土時底部已見後鐫穿孔，穿孔的原因可能有兩種，其一是刻意毀損日常用器以為墓壙明器，屬「備物而不可用」（《禮記・檀弓》下）與生人之器有別的鬼器，再來就有可能是為植栽需要而刻意穿鑿的出水孔洞；從鐫鑿的孔洞居中且孔壁工整等外觀特徵看來，應是費心穿鑿以為花器之用。如前所述，乾隆皇帝不止一次下令熔毀由臣下所獻上之失蓋壯罐的銅膽，表明乾隆朝之前部分壯罐曾被置入銅膽以為插花器，因此設若（圖30）罐底鐫孔是為植栽所需，且鐫孔的時間與瓷罐的年代相差不遠，則是明代後期利用失蓋筒式罐轉用為花器之例，但明早期永宣帶蓋壯罐或做為其祖型的西亞地區筒式罐的確實功能，目前仍究不明。

回顧前引十五世紀前半永宣朝以迄天順年間壯罐和西亞筒式罐諸例，可知中國區域永宣至天順朝壯罐以及歐洲十五世紀以來馬約利卡Albarello都是中東伊斯蘭筒式罐的後裔。中國區域至遲在十八世紀已將在中國製作的這類筒式罐稱為「壯罐」，歐洲則將馬約利卡該類罐逕呼為Albarello。設若將中國區域的壯罐稱謂加以延伸，則馬約利卡Albarello也可稱為壯罐，但換個立場，

⑰ T. Volker（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会社（8）〉，《陶說》，320（1979），頁57。

⑱ 該青花罐收錄於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0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66，圖166。圖版說明撰述人認為其為正德朝（1506－1521）製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立足於歐洲Albarello變遷史，那麼永宣朝或清代官窯壯罐其實亦屬Albarello。隨著歐洲人勢力的擴張，馬約利卡Albarello也被攜入東亞印尼、臺灣和日本等地，至遲在十七世紀歐洲人更委由中國和日本窯場燒造瓷質的Albarello輸入歐洲，俄國彼德大帝（1682－1725）皇室藥局繪飾有象徵教會與國家統一的雙頭鷹紋之景德鎮窯釉上彩Albarello（圖31），或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出土的九州肥前伊萬里燒青花Albarello（圖32），即是中日兩地燒造Albarello輸往歐洲之例；這類東亞高溫釉瓷Albarello雖是接受歐洲訂燒的製品，但其胎釉既潔淨又堅緻，是當時馬約利卡錫釉陶望塵莫及的高檔商貨。雖然如此，攜入日本區域的馬約利卡Albarello既在江戶後期被視為具有異國風情的舶來品而轉用於茶道等用器，其造型也影響到非外銷用之國內型伊萬里燒的器式（圖33）。相對的，中國區域雖見十六世紀前期景德鎮內銷型青花Albarello，十七世紀以來也接受訂單燒造Albarello外銷歐洲，但目前未見歐洲馬約利卡Albarello在中國的出土例。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清代初期並存著兩種壯罐或說Albarello的罐式，其一是景德鎮御窯場倣燒明代永宣時期的倣古壯罐（同圖1、2），另一則是景德鎮接受歐洲訂單外銷用Albarello（同圖28）。對於歐洲人而言，前者之罐式仍保留著做為祖型之中東筒式罐的器式特徵屬古式Albarello，然而相對於中東當地筒式罐的造型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變化，清代御窯廠則以永宣期的筒式罐為原型，幾乎一成不變地燒造沿續到十九世紀。因此對於中東伊斯蘭地區人們而言，保留著他們傳統古式的中國壯罐正是禮失求諸野的典型案例。其次，義大利西恩納（Siena）所生產之相對年代在十六世紀初的Albarello造型則近於中國壯罐（圖34），為了有利於保存裝貯在罐內的內容物，歐洲中世及文藝復興期的Albarello亦常帶蓋，口頸部位且罩以紙片或羊皮紙再予束綑。⑲ 景德鎮之外，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的福建省漳州窯也曾燒造釉下青花瓷Albarello外銷（圖35），其身腹內收的造型特徵近於義大利馬約利卡Albarello俗稱的卷線軸式（rocchetto）（圖36），後者之年代在十六世紀前期。

⑲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前引《イタリア・ファエンシア国際陶芸博物館所蔵 マジヨリカ名陶展》，頁51，圖031的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錫白釉再評價

Albarello的祖型可追溯到敘利亞等地十二世紀伊斯蘭陶器，十三至十六世紀伊比利半島西班牙南部由阿拉伯人統治期之西班牙人作坊，或移民至此的阿拉伯等穆斯林陶工所燒製之「伊斯蘭風錫釉陶」（Hispano-Moresque Ware）亦頻見Albarello，其影響波及義大利馬約利卡，後者約於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開始燒製Albarello。⑳

所謂「伊斯蘭風錫釉陶」，有兩種主要的裝飾技法。一為虹彩（lustre），是在經素燒的坯體施罩鉛中羼入氧化錫的錫釉，陰乾後在釉表施加混合有黃土的硫化銅、硫化銀的繪料，再以攝氏一千度的低溫於還原焰中燒成；另一則是在錫釉上施加綠、黃、藍、褐等釉上彩繪。㉑ 以上兩種裝飾技法均承襲自西亞伊斯蘭陶，而這類裝飾之得以成立則又是奠基於失透性錫白釉的應用，換言之，無論是西亞伊斯蘭白地彩繪陶、伊比利半島南部伊斯蘭風陶或馬約利卡陶所見形形色色、令人目不暇給的彩繪，其實都應歸功於錫白釉的白色背底，因其白釉背底才能成功地映照襯托出各種釉上繽紛彩繪。Albarello的彩繪亦不例外，是在失透的錫白釉上所進行的色繪。

錫白釉的歷史久遠，前八世紀佔領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北部的亞述帝國已知在鉛釉羼入氧化錫調配製成白濁失透性的錫釉，曾使用於蘇沙（Susa）、波斯波麗斯（Persepdis）王宮，學界在談及馬約利卡時一般也會將其所施罩的錫釉上溯美索不達米亞，並經伊斯蘭陶器傳到西班牙成為俗稱的「伊斯蘭風錫釉陶」，而後者又經馬約利卡島播及義大利，再由義大利傳布到德國、荷蘭、英國等地；㉒ 西班牙途徑之外，義大利也借由和東方或北

---

⑳ 前田正明，前引《西洋やきものの世界　誕生から現代まで》，頁88-95；森田義之，前引〈マヨリカ陶器〉，頁180-181。

㉑ 前田正明，前引《西洋やきものの世界　誕生から現代まで》，頁88-90；森田義之，前引〈マヨリカ陶器〉，頁180；虹彩裝飾另可參見：James Allan著（溫睿、李寶平譯），〈阿布爾・卡西姆（Abú I-Qasim）關於陶瓷的論述〉，《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年3期，頁19。

㉒ 吉田光邦，〈イスラーム陶器の技術―イランを中心に―〉，《世界陶磁全集》，21・世界（二）（東京：小學館，1986），頁2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非的貿易交往，約在十二世紀獲得錫白釉的燒造知識。㉓ 應予一提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錫白釉似乎一度失傳，如位於伊朗東北部的帕提亞帝國（安息，前247－後224）陶器的白濁釉就非錫鉛釉陶。因此，薩珊波斯（Sasanian Empire）覆亡後伊斯蘭時代前期的錫白釉，可說是美索不達米亞以來錫白釉的復興或再發現，而其復甦的契機則和中國白瓷息息相關。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北齊武平六年（575）范粹墓等北朝墓葬雖出土有在白胎上施罩透明鉛釉，外觀酷似白瓷的鉛釉陶，但真正的高溫釉白瓷則要晚到六世紀後期隋代才出現。㉔ 不僅隋代已見可透光的薄胎白瓷，被人形容有著「類銀類雪」外觀的唐代邢窯白瓷（陸羽《茶經》），在晚唐九世紀時更是天下無貴賤眾人咸用的流通性商品（李肇《國史補》），也被越洋銷售到中國以外許多地區，其中包括西亞伊朗和伊拉克等地區，甚至成了阿巴斯王朝（Abbsid Dynasty，750－1258）陶工的模倣對象。這也就是說，自亞述以來幾乎失傳或極少被應用的錫白釉之所以會在九世紀再次出現，其實是當地陶工為了複製、模倣晚唐九世紀邢窯或鞏縣窯等北方白瓷的再創發。㉕ 就此而言，與其將馬約利卡釉上彩繪背底的錫白釉之淵源遠溯西元前美索不達米亞的錫釉陶，倒不如歸功於阿巴斯朝伊斯蘭陶工的復興。雖然，此一錫白釉的復興契機是伊斯蘭陶工為了模倣中國陶瓷的權宜之計，亦即以失透的低溫錫白釉來模摹中國高溫白瓷透亮的外觀，但無心插柳柳成蔭，卻意外地造就了睥睨歐洲近世的陶藝奇葩—馬約利卡。

另一齣：關於馬約利卡的剔劃花（sgraffiato）裝飾

（一）梅茲・馬約利卡（Mezza-Majolica）

義大利約在十二世紀時，由和東方或北非等地的貿易中獲得伊斯蘭世界

㉓ 森田義之，前引〈マヨリカ陶器〉，頁180。

㉔ 相關討論可參見：謝明良，《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2014），頁77-78。

㉕ 佐々木達夫等，〈アッバース朝白濁釉陶器に与えた中国白磁碗の影響〉，《金沢大學考古學紀要》，第26號（2002），頁64-75；森田義之，前引〈マヨリカ陶器〉，頁1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製造錫釉的訊息，但直到十三至十六世紀伊比利半島西班牙南部所燒製「伊斯蘭風錫釉陶」，經由馬約利卡島傳入後，才促使義大利陶工群起倣效，迄十六世紀後期馬約利卡一詞成了對義大利錫釉陶的總稱。

不過，在義大利陶瓷史上馬約利卡的起源其實頗為多元，早期曾受到拜占庭和伊斯蘭的影響，其燒造種類也包括部分鉛釉陶，其中又以俗稱梅茲・馬約利卡（Mezza-Majolica）剔劃花鉛釉陶最為人所知曉。其製作工序是在坯體上施掛稱為ingobbio或bianchetto的白色化妝土，上施以深達胎體的剔劃花裝飾後入窯燒成。燒成後再於整體或部分施加綠、褐等礦物顏料，施罩名為Vetrina的鉛釉入窯二次燒成。如此一來，露出深色胎的剔劃花部位在白色化妝土的襯托下色比分明，其上的透明色釉更增添了其陸離的色彩效果。㉖ 前引《陶藝三書》的作者Cipriano Piccolpasso（1524－1579）將此一剔劃花技法命名為Sgraffiato，並稱這類鉛釉陶為「半馬約利卡」。㉗ 其約出現於十四世紀之後義大利法恩札（Faenza）、威尼斯（Venezia）、費拉拉（Ferrara）（圖37）、帕多瓦（Padova）（圖38）、波隆那（Bologna）等受到拜占庭文化濃厚浸漬的亞得里海（Adriatic）北部地區，於歐洲存續至十八世紀，學界目前咸認為，其剔劃花裝飾就是直接承襲自拜占庭陶器的裝飾技藝。㉘

（二）拜占庭陶器的剔劃花裝飾

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330－1453）的陶器一般被區分為九世紀以前的前期，以及九到十五世紀帝國覆亡為止的後期。前期作品存世極少，沿續燒造古羅馬的亮陶器（terra sigillata）和有著印花飾的鉛綠釉。後期製品主要有二類，一為在細白胎上施彩的所謂白地彩繪陶，另一則是和本文直接相關

㉖ 森田義之，前引〈マヨリカ陶器〉，頁179。

㉗ 前田正明，前引《西洋やきものの世界 誕生から現代まで》，頁101-102。

㉘ Ernst J. Grube（ヤマンラール水野美奈子譯），〈イスラーム陶器とヨーロッパ陶器〉，《世界陶磁全集》，21・世界（二）・イスラーム（東京：小學館，1986），頁247；木戸雅子，〈ビザンティン陶器〉，《世界陶磁全集》，22・世界（三），頁156。森田義之，前引〈マヨリカ陶器〉，頁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剔劃花釉陶，後者出現於十一世紀，是在施掛白化妝的坯體進行刻花，而後施罩黃色或綠色鉛釉入窯燒成，君士坦丁堡有燒製此類作品的窯場。十二世紀中期以後流行大面積剔刻之色彩對比鮮明的作品，有的剔刻深入胎體，施釉後凹陷部位因積釉形成整體有如淺浮雕般的效果，窯址分布自南俄克里米亞西南克森尼索（Chersonesus）到希臘塞薩諾尼基（Salonica）、科林斯（Corinth）（圖39）、安那托利亞（Anadolu）或歐亞交界的塞浦路斯島以及亞洲西部敘利亞等許多地區，所謂梅茲・馬約利卡即是受到拜占庭帝國後期剔劃花陶器影響才出現的鉛釉陶器。㉙

關於拜占庭陶器剔劃花技法的起源問題，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古埃及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約BCE 1303－1213）已見線刻後鑲絞胎玻璃的釉陶磚，埃及Aulad El Sheikh Áli也曾出土西元一世紀的古羅馬剔花綠釉罐（圖40），因此一說認為拜占庭的剔劃花陶器或是自古埃及經希臘、羅馬傳承而來的。㉚ 相對的，如果著眼於拜占庭陶器的樣式區分及其相對年代，則拜占庭陶器自十一世紀出現在施掛化妝土的坯胎飾細線刻花，到發展至十二世紀中期至十三世紀的剔花，其間的演進過程明晰。不僅如此，由於其剔劃花技法、紋飾或施釉效果均和十一世紀以來伊斯蘭剔劃花陶器相近，因此目前學界多傾向拜占庭陶器的剔劃花裝飾有較大可能是受到伊斯蘭陶器的影響才出現的，㉛ 筆者同意這樣的看法。個人認為，我們無需排除自古埃及、希臘、羅馬出現的剔劃花技法在後世陶工腦海中可能存在的沉潛底蘊作用，但與其將此一技法跳躍追溯自古埃及，不如將之置於形塑拜占庭陶器風格的時代中進行觀察，或者將其視為是對於古代陶器工藝的復興，而其推動力則應

㉙ 木戸雅子，前引〈ビザンティン陶器〉，頁152-158；前田正明，前引《西洋やきものの世界誕生から現代まで》，頁70-71。

㉚ 木戸雅子，前引〈ビザンティン陶器〉，頁158；友部直，〈エジプトのファイアンス〉，《世界陶磁全集》，20・世界（一）（東京：小學館，1985），頁262，圖132的說明參見。

㉛ Ernst J. Grube（ヤマンラール水野美奈子譯），前引〈イスラーム陶器とヨーロッパ陶器〉，頁244；Joanita Vroom, “Medieval and Post-Medieval Pottery from a Site in Boeotia: A Case Study Example of Post-Classical Archaeology in Greece,” *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 93 (1998), p. 5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來自伊斯蘭陶器。

（三）伊斯蘭陶器的剔劃花裝飾

在觀察、檢討伊斯蘭陶器剔劃花裝飾之前，有必要先予申明的是晚唐九世紀陶瓷的貿易商圈已經及於西亞伊斯蘭世界許多地區，如掌控西邊做為伊斯蘭世界經濟文化重鎮巴格達（Baghdad）和北側呼羅珊（Khurasan）地區都城尼什布爾（Nishapur）㉜的波斯灣著名東洋貿易港尸羅夫（Siraf），㉝以及阿拔斯朝（Abbasid）伊斯蘭教教主（Al-Mu'tasim）在西元836年於巴格達北邊底格里斯河畔所建立的都城薩馬拉（Samarra）等遺址都出土了大量的中國陶瓷標本。㉞伊斯蘭陶器的剔劃花裝飾有多種類型，其中，十二世紀伊朗中部卡山（Kashan）地區生產的所謂Silhousette Ware是在白胎上施黑化妝，剔去紋樣以外的黑泥漿料後施罩透明釉入窯燒成（圖41），其工藝和黑白對比氛圍頗似十二世紀初期中國北方磁州窯類型的白地黑剔花（圖42）。主要出土於裏海西南伊朗西北Aghkand地區的俗稱Agkand Ware或Aghkand東邊Amol地區的製品，則是在施白化妝的胎上刻劃單線或雙鉤紋樣輪廓，再施罩加黃綠等色釉燒成（圖43）。相對於這類製品的年代約在十二至十三世紀，伊拉克薩馬拉（Samarra）出土的晚唐九世紀中國北方白釉綠彩標本亦見單線或雙鉤線刻裝飾（圖44）。另外，Garrus Ware（舊稱Gabri Ware）也是以剔花手法營造紋樣和背底色差的鉛釉陶（圖45），其整體外觀酷似拜占庭陶器的剔花製品（同圖39），也和中國北方磁州窯剔花標本相彷彿（圖46）；相較於Garrus Ware典型剔劃花多見於十二至十三世紀製品，中國北方如河南省登封曲河、密縣西關窯的此類標本約出現於十世紀末（圖47），磁州窯類型製品的相對

㉜ Wilkinson, C. K., *NISHAPUR: Pottery of the Early Islam Perio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1974).

㉝ David Whitehouse, *Siraf: History, Topography and Environment* (Oxford: Oxbow Books; Oakville, CT: David Brown Book Co., 2009).

㉞ Friedrich Sarre（佐々木達夫等譯），〈*Die Keramik von Samarra*（サマラ陶器）（1）～（4）〉，《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第21號～第24號（1994-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代則多在十一至十二世紀（同圖46）。

拜占庭陶剔劃花技法可能來自伊斯蘭陶一事已如前所述，然而我們要如何評估伊斯蘭陶器的剔劃花裝飾及其和中國陶瓷類似標本的影響傳布問題？就本文所掌握的極為有限資料看來，歐美學者對此議題似乎並不熱衷，未見有意識地和中國瓷窯標本進行比較的專論，而以三上次男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則多傾向認為中國北方廣義磁州窯類型的剔劃花技法乃是受到伊斯蘭陶器影響下的產物，㉟ 個別學者如前田正明雖曾提示應該將此一工藝技法置於其時中國陶瓷給予伊斯蘭陶器影響的脈絡中予以評估，㊱ 但未有論證。個人認為，伊斯蘭陶器的剔劃花工藝有較大可能是受到中國陶瓷的影響才得以發展的，由於筆者以往亦曾撰文比較相關案例，故而不宜在此重複羅列，只是想再次申明：中國陶瓷剔劃花技法的出現年代極可能要早於伊斯蘭陶器，不僅如此，從印尼海域*Intan Wreck*（印坦沉船）打撈上岸的遺物可以確認，相對年代在十世紀後期的中國北方瓷窯剔劃花製品已曾外銷（圖48），該海撈標本雖因海水浸漬致釉面受損，但可參照前引遼寧省葉茂台遼墓出土類似作品（同圖47）而予復原。考慮到*Intan Wreck*遺物中還包括可能是伊拉克窯場所燒造的翡翠藍釉標本，以及來自伊朗的玻璃器，故不排除中國北方早期剔劃花製品也被攜往伊斯蘭地區且有可能因此影響到伊斯蘭陶器的裝飾。㊲

這樣看來，做為馬約利卡繽紛彩繪背底的錫白釉是拜九世紀阿巴斯朝陶工為模倣晚唐九世紀白瓷的權宜策略之賜，而梅茲・馬約利卡的剔劃花技法經拜占庭、伊斯蘭又可追溯至中國北方十世紀陶瓷，其壯闊迂迴的交流委實令人瞠目。借由壯罐這一看似平凡無奇製品的遭遇，讓時空相隔的陶工之間產生了有意義的連結，彼此交互輝映，共同譜出了陶瓷交流的浪漫光環。

最後，我們有必要知道：在陶瓷胎上施化妝土後剔刻露胎花紋的剔劃花技法，其實又和將象牙染色再刻花使其露出本色的唐代文獻所謂「鏤牙」

㉟ 三上次男，《ペルシアの陶器》，中公文庫580（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據1969年版改訂），頁124。

㊱ 前田正明，前引《西洋やきものの世界 誕生から現代まで》，頁71。

㊲ 謝明良，〈中國陶瓷剔劃花裝飾及相關問題〉，收入《陶瓷手記3 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2015），頁51-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9），日本文獻所稱「撥鏤」技法近似。㊳ 甘肅武威曾出土紅鏤牙双陸棋子（圖50），而双陸本名稱波羅賽戰，是自西方入中亞再傳入中國的遊戲。㊴ 就如西元前古埃及已見剔劃花釉陶，鏤牙製品亦可上溯古埃及，㊵ 但其間是否有關？到底要如何評估？筆者至今仍束手無策。

（責任編輯：陳卉秀）

㊳ 松本包夫等，〈撥鏤—凍れるシルクロード〉，收入松本包夫監修，《正倉院とシルクロード》（東京：平凡社，1981），頁109。

㊴ 增川宏一，《盤上遊戲の世界史：シルクロード遊びの傳播》（東京：平凡社，2010），頁231-234。

㊵ 木內武男，〈木畫および撥鏤の技法について〉，收入：正倉院事務所編，《正倉院の木工》（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78），頁105-1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Allan, James著（溫睿、李寶平譯）
2011 〈阿布爾・卡西姆（Abú I-Qasim）關於陶瓷的論述〉,《故宮博物院院刊》, 3期，頁6-20、158。

Allan, James; Wen, Rui, and Bao-ping Li, trans.
2011 "Abu'l-Qasim's Theory on Pottery and Porcelain,"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3, pp. 6-20, 158.

Brizio, Gismondi
1977 《マジョリカ陶器》, 東京：講談社。

Brizio, Gismondi
1977 *Majorika tōki* (Majolica Pottery), Tokyo: Kodansha.

Ermeti, Anna Lia（加藤磨珠枝譯）
2001 〈地中海とイタリア イスラム陶器からアルカイック•マジョリカ陶器へ〉, 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イタリア・ファエンシァ国際陶芸博物館蔵 マジョリカ名陶展》, 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頁22-59。

Ermeti, Anna Lia; Kato, Masue, trans.
2001 "Chichūkai to Itaria isuramu tōki kara arukaikku majorika tōki e (The Mediterranean and Italy: From Islamic to Archaic Majolica Pottery)" in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ed., *Capolavori di Maiolica Italiana dal Museo Internazionale delle Ceramiche in Faenza*, Tokyo: Nihon Keizai Shimbunsha, pp. 22-59.

Grube, Ernst J.（ヤマンラール水野美奈子譯）
1986 〈イスラーム陶器とヨーロッパ陶器〉,《世界陶磁全集》, 21・世界（二）, 東京：小學館，頁242-253。

Grube, Ernst J.; Mizuno Yamanlar, Minako, trans.
1986 "Isurāmu tōki to yōroppa tōki (Islamic and European Pottery),"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21, Islamic Pottery, Tokyo: Shogakukan, pp. 242-253.

Piccolpasso, Cipriano（前田正明譯）
1984-1986 《陶藝三書》,《陶藝の美》, 連載9（1984年5月~1986年3月）。

Piccolopasso, Cipriano; Masaaki Maeda, trans.
1984-1986 "The Three Books of the Potter's Art: A Facsimile of the Manuscript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Ceramics: The Beauty of Earth and Fire*, no. 9, May 1984 - March 19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arre, Friedrich（佐々木達夫等譯）
1994-1998 〈*Die Keramik von Samarra*（サマラ陶器）（1）～（4）〉，《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第21號（1994），頁173-192；第22號（1995），頁201-236；第23號（1996），頁223-247；第24號（1998），頁224-242。
Sarre, Friedrich; Sasaki, Tatsuo, et al., trans.
1994-1998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Samarra Pottery) 1-4," *Bulletin of Archaeology, the University of Kanazawa*, no. 21 (1994), pp. 173-192; no. 22 (1995), pp. 201-236; no. 23 (1996), pp. 223-247; no. 24 (1998), pp. 224-242.
Smith, Lawrence等編
1980 《東洋陶磁》，5・大英博物館，東京：講談社。
Smith, Lawrence, et al., eds.
1980 *Tōyō tōji* (Oriental Ceramics), vol. 5, British Museum, Tokyo: Kodansha.
Volker, T.（前田正明譯）
1979 〈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会社（8）〉，《陶說》，320，頁53-57。
Volker, T.; Maeda, Masaaki, trans.
1979 "Jiki to oranda rengō higashiindo gaisha 8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8)," *Tosetsu*, no. 320, pp. 53-57.
アンリ＝ピエール•フーレスト編著
1980 《西洋陶磁大觀》，第五巻・イタリア陶磁，東京：講談社。
Fourest, Henry Pierre, ed.
1980 *Masterpieces of Western Ceramic Art*, vol. 5, Italian Ceramics, Tokyo: Kodansha.
三上次男
1993 《ペルシアの陶器》，中公文庫580，東京：中央公論社，據1969年版改訂。
Mikami, Tsugio
1993 *Perushia no tōki* (Persian Pottery), Chūkō Bunko 580, Tokyo: Chūōkōronsha, 1969, revised edition.
三上次男編
1986 《世界陶磁全集》，21・世界（二），東京：小學館。
Mikami, Tsugio, ed.
1986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21, Islamic Pottery, Tokyo: Shogakukan.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
2001 《イタリア・ファエンシァ国際陶芸博物館所蔵 マジョリカ名陶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ed.
2001 *Capolavori di Maiolica Italiana dal Museo Internazionale delle Ceramiche in Faenza*, Tokyo: Nihon Keizai Shimbunsh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阪市立美術館
2002 《白と黒の競演──中國・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
Osaka City Museum of Fine Arts
2002 *Charm of Black & White Ware: Transition of Cizhou Type Wares,* Osaka: Osaka City Museum of Fine Arts.
大橋康二等
1999 〈インドネシア・バンテン遺跡出土の陶磁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82集，頁47-94。
Ohashi, Koji, et al.
1999 "Ceramics from the Site of Banten in Indonesia,"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ese History*, no. 82, pp. 47-94.
友部直
1985 〈エジプトのファイアンス〉，《世界陶磁全集》，20・世界（一），東京：小學館，頁128-139。
Tomobe, Naoshi
1985 "Ejiputo no faiansu (Faience of Egypt),"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20, Ancient Orient, Tokyo: Shogakukan, pp. 128-139.
友部直編
1986 《世界陶磁全集》，22・世界（三），東京：小學館。
Tomobe, Naoshi, ed.
1986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22, European Ceramics, Tokyo: Shogakukan.
木內武男
1978 〈木畫および撥鏤の技法について〉，收入正倉院事務所編，《正倉院の木工》，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頁105-107。
Kiuchi, Takeo
1978 "Kiga oyobi bachiru no gihō ni tsuite (On the Techniques of Wood Painting and Bachiru)," in Shosoin Office, ed., *Wood Work Objects in the Shosoin*, Tokyo: Nihon Keizai Shimbunsha, pp. 105-107.
木戶雅子
1986 〈ビザンティン陶器〉，《世界陶磁全集》，22・世界（三），東京：小學館，頁152-158。
Kido, Masako
1986 "Bizantin tōki (Byzantine Pottery),"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22, European Ceramics, Tokyo: Shogakukan, pp. 152-1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冠宇
2017 〈早期來華葡人與中葡貿易—由一組1552年銘青花玉壺春瓶談起〉，《南方文物》，2期，頁161-170、152。
Wang, Guan-yu
2017 “The Early Portuguese in China and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al: A Case Study on a Group of 1552 Year Mark Blue and White Yuhuchun Bottles,”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no. 2, pp. 161-170, 152.
甘肅省文物局編
2006 《甘肅文物菁華》，北京：文物出版社。
Gansu Cultural Heritage Bureau, ed.
2006 *Gansu wenwu jinghua* (Gems of Cultural Relics from Gansu),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吉田光邦
1986 〈イスラーム陶器の技術—イランを中心に—〉，《世界陶磁全集》，21・世界（二），東京：小學館，頁233-241。
Yoshida, Mitsukuni
1986 “Isuramu tōki no gijutsu: Iran o chūshin ni (Technology of Islamic Pottery: With a Focus on Islam),”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21, Islamic Pottery, Tokyo: Shogakukan, pp. 233-241.
吉篤學
2017 〈上川島花碗坪遺存年代等問題新探〉，《文物》，8期，頁59-68、88。
Ji, Du-xue
2017 “Shangchuandao huawanping yicun niandai deng wenti xintan (New Explorations on the Date of the Remains of the Huawanping Site on Shangchuan Island),”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59-68, 88.
西田宏子
1987 〈茶陶の阿蘭陀〉，收入根津美術館編，《阿蘭陀》，東京：根津美術館，頁65-93。
Nishida, Hiroko
1987 “Chasue no Oranda (Tea Bowls from Holland),” in Nezu Museum, ed., *Oranda* (Holland), Tokyo: Nezu Museum, pp. 65-93.
佐々木達夫等
2002 〈アッバース朝白濁釉陶器に与えた中国白磁碗の影響〉，《金沢大學考古學紀要》，第26號，頁64-75。
Sasaki, Tatsuo, et al.
2002 “Abbāsu asa hakudakuyū tōki ni ataeta Chūgoku hakujiwan no eikyō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White Porcelain Bowls on the Ceramics with White Opaque Glaze in the Abbasid Caliphate),” *Bulletin of Archaeology, the University of Kanazawa*, no. 26, pp. 64-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編集

1995 《世界・焱の博覽会プレイベント柴田コレクションIV　古伊万里様式の成立と展開》，佐賀縣：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

Kyushu Ceramic Museum, ed.

1995 *Shibata Collection Part 4: The Preliminary Event for the World Ceramics Expositi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Ko-Imari Style*, Saga: Kyushu Ceramic Museum.

余佩瑾主編

2017 《品牌的故事 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Yu, Pei-Chin

2017 *Story of a Brand Name: The Collection and Packaging Aesthetics of Emperor Qianlo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岡泰正

2002 〈出島、食卓の情景―平成9、10年度の発掘におけるヨーロッパ陶器、ガラス器をめぐつて〉，收入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國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道路及びカピタン別莊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教育委員會，頁151-186。

Oka, Yasumasa

2002 "Dejima, shokutaku no jōkei: Heisei 9, 10 nendo no hakkutsu ni okeru yōroppa tōki, garasuki o megutsute (Scenes of Dejima and Dining Tables: European Pottery and Glassware Excavated during 1997 and 1998)," in Nagasaki City Board of Education, ed., *Kuni shitei shiseki Dejima Oranda shōkan ato: Dōro oyobi kapitan bessō ato hakkutsu chōsa hōkokusho* (The National Historic Site – Dejima Dutch Trading Post: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Roads and the Chief Trader's Residence), Nagasaki: Nagasaki City Board of Education, pp. 151-186.

松本包夫監修

1981 《正倉院とシルクロード》，太陽正倉院シリーズ1，東京：平凡社。

Matsumoto, Kaneo, ed.

1981 *Shōsōin to shirukurōdo* (Shōsōin and the Silk Road), Taiyō shōsōin shirīzu (Sun Shōsōin Series) 1, Tokyo: Heibonsha.

松本啟子

2001 〈大阪城下町出土マジョリカ陶について〉，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イタリア・ファエンシァ国際陶芸博物館蔵 マジョリカ名陶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頁166-172。

2008 〈日本出土のヨーロッパ・マジョリカ陶器についての考古學研究〉，《日本考古學協會第74回總會研究發表要旨》，東京：東海大學，頁92。

2016 〈マジョリカ陶器における文様の同時代性と模倣〉，收入《考古学は科学か　田中良之先生追悼論文集》，福岡市：中国書店，頁975-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7 〈マジョリカ陶器の物語La Storia della Majolica—宗教改革・鎖国を凌いでやって来たヨーロッパの壺〉,《中近世陶磁器の考古学》，第7巻，東京：雄山閣，頁299-326。

Matsumoto, Keiko

2001 “Ōsaka jōkamachi shutsudo majorika sue ni tsuite (Majolica Pottery Excavated in the Osaka Castle Town),” in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ed., *Capolavori di Maiolica Italiana dal Museo Internazionale delle Ceramiche in Faenza*, Tokyo: Nihon Keizai Shimbunsha, pp. 166-172.

2008 “Nihon shutsudo no yoroppā majorika tōki ni tsuite no kōkogaku kenkyū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European Majolica Excavated in Japan),” *Nihon kōkokai kyōkai dai 74 kai sōkai kenkyū happyō yōshi* (Summaries of Research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74th Gener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Tokyo: Tokai University, p. 92.

2016 “Majorika tōki ni okeru monyō no dōjidaisei to mohō (Contemporariness and Imitation of the Patterns on Majolica Pottery),” *Archaeology: Is It Science?*, Fukuoka: Chūgoku shoten, pp. 975-996.

2017 “Majorika tōki no monogatari La Storia della Majolica: Shūkyō kaikaku, sakoku o shinoide yatte kita yōroppa no tsubo (La Storia della Majolica: European Pots That Have Survived the Religious Reform and Sakoku),” *Chū kinsei tōjiki no kōkogaku* (Archaeology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Ceramics), vol. 7, Tokyo: Yuzankaku, pp. 299-326.

長久智子編

2017 《染付：青繪の世界》，愛知縣：愛知縣陶磁美術館。

Nagahisa, Tomoko, ed.

2017 *Sometçuqe: A Genealogy of Blue-and-White*, Aichi: Aichi Prefectural Ceramic Museum.

長谷部樂爾編

1977 《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學館。

Hasebe, Gakuji

1977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12, Sung Dynasty, Tokyo: Shogakukan.

前田正明

1999 《西洋やきものの世界 誕生から現代まで》，東京：平凡社。

Maeda, Masaaki

1999 *The World of Europe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Tokyo: Heibonsha.

故宮博物院編

1998 《故宮藏傳世瓷器真贋對比歷代古窯址標本圖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8 《故宮陶瓷館》下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The Palace Museum, ed.

1998 *A Contrast between Genuine and Fake Porcelain and the Porcelain Specimens from Ancient Kiln Sites Collected in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2008 *Ceramics Gallery of the Palace Museum*, Part Two,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津美術館編
1987 《阿蘭陀》，東京：根津美術館。
Nezu Museum, ed.
1987 *Oranda* (Holland), Tokyo: Nezu Museum.
神戶市立博物館編
1997 《日中歷史海道2000年》，神戶：神戶市立博物館。
Kobe City Museum, ed.
1997 *The Sea Rout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2000 Years of History*, Kobe: Kobe City Museum.
張柏主編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2、10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Zhang, Bo, ed.
2008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eramic Art Unearthed in China*, vols. 2 and 10, Beijing: Science Press.
深井晉司編
1985 《世界陶磁全集》，20・世界（一），東京：小學館。
Fukai, Shinji, ed.
1985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20, Ancient Orient, Tokyo: Shogakukan.
深圳博物館編
2017 《千年馬約里卡—意大利法恩扎國際陶藝博物館典藏》，北京：文物出版社。
Shenzhen Museum, ed.
2017 *Majolica: The Legacies of 1000 Years of Italian Ceramics Exhib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useum of Ceramics in Faenza*,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笠嶋忠幸
2015 〈青木木米「古器觀図帖」解題〉，《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第20號，頁51-134。
Kasashima, Tadayuki
2015 "Aoki mokubei no 'kokikanzuchō' kaidai (A Review of Aoki Mokubei's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Antique Utensils")," *Idemitsu Museum of Arts Journal of Art Historical Research*, no. 20, pp. 51-134.
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編
1995 《*The Edwin van Drecht Collection* オランダ陶器》，東京：朝日新聞社。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Cultural Planning Division, ed.
1995 *The Edwin van Drecht Collection: Oranda tōki* (Dutch Pottery), Tokyo: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森田義之
1986 〈マヨリカ陶器〉，收入《世界陶磁全集》，22・世界（三），東京：小學館，頁178-1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orita, Yoshiyuki
1986 "Mayorika tōki (Majolica Pottery),"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22, European Ceramics, Tokyo: Shogakukan, pp. 178-190.
馮永謙
1975 〈葉茂台遼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2期,頁40-48。
Feng, Yong-qian
1975 "Yemaotai liaomu chutu de taociqi (Ceramics Excavated from the Ye Maotai Tombs of the Liao Dynasty)," *Cultural Relics*, no. 12, pp. 40-48.
黃蘭茵主編
2017 《適於心 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Huang, Lan-yin, ed.
2017 *Pleasingly Pure and Lustrous: Porcelains from the Yongle Reign (1403-1424)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鈴木尚等編
1967 《增上寺徳川將軍墓と遺品、遺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Suzuki, Hisashi, et al., eds.
1967 *Studies on the Graves, Coffin Contents, and Skeletal Remains to the Tokugawa Shoguns and Their Families at the Zojoji Temple*,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增川宏一
2010 《盤上遊戲の世界史:シルクロード遊びの傳播》,東京:平凡社。
Masukawa, Kōichi
2010 *Banjō yūgi no yokaishi: Shirukurōdo asobi no denpa* (A World History of Board Games: The Spread of the Silk Road Game), Tokyo: Heibonsha.
蔡玫芬主編
2009 《碧綠—明代龍泉窯青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Tsai, Mei-fen, ed.
2009 *Green: Longquan Celadon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謝明良
2008 〈記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馬約利卡錫釉陶〉,收入《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頁201-210。
2014 《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
2015 〈中國陶瓷剔劃花裝飾及相關問題〉,收入《陶瓷手記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頁51-71。
Hsien, Ming-liang
2008 "Ji relanzhecheng chutu de mayuelika xiyoutao (Majolica Excavated from the Site of Fort Zeelandia)," *Taoci shouji: Taocishi sisuo he caozuo de guiji* (Notes on Ceramic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bout History of Ceramics),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pp. 201-2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4 *Zhongguo gudai qianyoutao de shijie: cong zhanguo dao tangdai* (The World of Ancient Chinese Lead-Glazed Pottery: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Tang Dynasty),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2015 "Zhongguo taoci tihuahua zhuangshi ji xiangguan wenti (Sgraffiato Designs on Chinese Ceramics and Relevant Issues)," *Taoci shouji 3: Taocishi de diping yu xiangxiang* (Notes on Ceramics 3: The Horizons and Imaginations of the Ceramics History),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pp. 51-71.

櫻庭美咲

2002 〈オランダ東インド會社文書における肥前磁器貿易史料の基礎的研究—1650年代の史料にみる醫療製品取引とヨーロッパ陶磁器の影響〉,《武藏野美術大學研究紀要》，第33號，頁91-103。

Sakuraba, Miki

2002 "Basic Research on Historical Data Describing Hizen Porcelain Trade in th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Influences of the Medical Products Trade and European Potteryas Seen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1650's," *Bulletin of the Musashino Art University*, no. 33, pp. 91-103.

鐵源等

2012 《清代官窯瓷器史》，第三冊，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

Tie, Yuan, et al.

2012 *Qingdai guanyao ciqi shi* (The History of Qing Ceramics Produced by Official Kilns), vol. 3, Beijing: Zhongguo huabao chubanshe.

Beurdeley, Michel

1962 *Chinese Trade Porcelain*, Rutland, Vermont; Tokyo, Japan: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Degeorge, Gérard, and Yves Porter

2002 *The Art of the Islamic Tile*, Paris: Flammarion.

Evans, Helen C., and William D. Wixom, eds.

1997 *The Glory of Byzantium: Art and Culture of the Middle Byzantine Era, A.D. 843-1261*,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iccolpasso, Cipriano; Lightbown, R. W., and Alan Caiger-Smith, trans. and eds.

1980 *The Three Books of the Potter's Art: A Facsimile of the Manuscript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vol. 1, London: Scolar Press.

van der Pijl-Ketel, G. C.

1982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museum.

Pope, John Alexander

1981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London: Sotheby Parke Bernet.

Sarre, Friedrich

1925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Berlin: D. Reim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room, Joanita
1998 “Medieval and Post-Medieval Pottery from a Site in Boeotia: A Case Study Example of Post-Classical Archaeology in Greece,” *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 93, pp. 513-546.
Watson, Oliver
2004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l-Sabah Collection, Dar al-Athar al-Islamiyyah, Kuwait National Museum.
Whitehouse, David
2009 *Siraf: History, Topography and Environment*, Oxford: Oxbow Books; Oakville, CT: David Brown Book Co.
Wilkinson, C. K.
1974 *NISHAPUR: Pottery of the Early Islam Perio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Newark Museum Collection
https://www.newarkmuseum.org/search-our-collection（檢索日期：2018/3/26，檢索關鍵字：Chrysanthemu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余佩瑾主編，《品牌的故事 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211，圖Ⅳ-21。

圖2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陶瓷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下編，頁424，圖336。

圖3　https://www.newarkmuseum.org/search-our-collection（檢索日期：2018/3/26，檢索關鍵字：Chrysanthemum）。此承蒙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胡聽汀女士教示，謹誌謝意。

圖4　筆者攝。

圖5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傳世瓷器真贋對比歷代古窯址標本圖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頁112，圖86。

圖6　神戶市立博物館編，《日中歷史海道2000年》（神戶：神戶市立博物館，1997），頁115，圖130。

圖7　蔡玫芬主編，《碧綠—明代龍泉窯青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240-241，圖131。

圖8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l-Sabah Collection, Dar al-Athar al-Islamiyyah, Kuwait National Museum, 2004), p. 376, cat. Q.3.

圖9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p. 221, cat. Gb.3.

圖10　Gérard Degeorge, Yves Porter, *The Art of the Islamic Tile* (Paris: Flammarion, 2002), p. 180.

圖11　深圳博物館編，《千年馬約里卡—意大利法恩扎國際陶藝博物館典藏》（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115，圖62。

圖12　Cipriano Piccolpasso; R. W. Lightbown and Alan Caiger-Smith trans. and eds., *The Three Books of the Potter's Art: a Facsimile of the Manuscript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London: Scolar Press, 1980), vol. 1.

圖13　大橋康二等，〈インドネシア・バンテン遺跡出土の陶磁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82集（1999），圖版9之12。

圖14　《田野考古》，第14卷第1期（2011.6），頁36，fig. 5左圖。

圖15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16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17　G. C. Van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 p. 249.

圖18　岡泰正，〈出島、食卓の情景—平成9、10年度の發掘におけるヨーロッパ陶器、ガラス器をめぐつて〉，收入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國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道路及びカピタン別莊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2），頁154，圖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9 Kelvingrove Art Gallery and Museum, Glasgow, Scotland藏。國立故宮博物院余佩瑾研究員攝。

圖20 鈴木尚等編，《增上寺德川將軍墓と遺品・遺體》（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此轉引自西田宏子，〈茶陶の阿蘭陀〉，收入根津美術館編，《阿蘭陀》（東京：根津美術館，1987），頁73。

圖21 根津美術館編，《阿蘭陀》（東京：根津美術館，1987），頁8，圖6。

圖22 根津美術館編，《阿蘭陀》，頁22，圖41。

圖23 根津美術館編，《阿蘭陀》，頁24，圖44。

圖24 笠嶋忠幸，〈青木木米「古器觀図帖」解題〉，《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第20號（2015），頁8，口繪3，圖1-8。

圖25 笠嶋忠幸，〈青木木米「古器觀図帖」解題〉，頁9，口繪4，圖4。

圖26 長久智子編輯，《染付：青繪の世界》（愛知縣：愛知縣陶磁美術館，2017），頁101，圖171。

圖27 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編，《*The Edwin van Drecht Collection* オランダ陶器》（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頁101，參考圖版2。

圖28 Lawrence Smith等編，《東洋陶磁》，5・大英博物館（東京：講談社，1980），圖243。

圖29 Brizio Gismondi，《マジョリカ陶器》（東京：講談社，1977），無頁數圖號。

圖30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0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66，圖166。

圖31 Michel Beurdeley, *Chinese Trade Porcelain* (Rutland, Vermont; Tokyo, Japan: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62), p. 125, pl. XXIII.

圖32 櫻庭美咲，〈オランダ東インド會社文書における肥前磁器貿易史料の基礎的研究—1650年代の史料にみる醫療製品取引とヨーロッパ陶磁器の影響〉，《武藏野美術大學研究紀要》，第33號（2002），頁94-95。

圖33 佐賀県立九州陶磁文化館編集，《世界・焱の博覽会プレイベント柴田コレクションIV古伊万里様式の成立と展開》（佐賀縣：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1995），頁17，圖 12。

圖34 アンリ＝ピエール・フーレスト編著，《西洋陶磁大觀》，第五卷・イタリア陶磁（東京：講談社，1980），圖46。

圖35 《福建文博》，2001年第1期，封面圖。

圖36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イタリア・ファエンシァ国際陶芸博物館所蔵 マジョリカ名陶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1），頁140，圖101。

圖37 ジスモンディ・ブリツオ，《マジョリカ陶器》，無頁數圖號。

圖38 友部直編，《世界陶磁全集》，22・世界（三）（東京：小學館，1986），頁172，圖193。

圖39 Helen C. Evans and William D. Wixom eds., *The Glory of Byzantium: Art and Culture of the Middle Byzantine Era, A.D. 843-1261*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7), p. 270, pl. 1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0　深井晉司編，《世界陶磁全集》，20・世界（一）（東京：小學館，1985），頁136，圖132。

圖41　三上次男編，《世界陶磁全集》，21・世界（二）・イスラーム（東京：小學館，1986），圖40。

圖42　大阪市立美術館，《白と黒の競演——中國・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2002），頁84，圖51。

圖43　三上次男編，前引《世界陶磁全集》，21・世界（二）・イスラーム，頁152，圖128。

圖44　Friedrich Sarre, *Die Keramik von Samarra* (Berlin, 1925), XXVII.

圖45　三上次男編，前引《世界陶磁全集》，21・世界（二）・イスラーム，頁152，圖131。

圖46　長谷部樂爾編，《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學館，1977），圖111。

圖47　馮永謙，〈葉茂台遼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12期，頁43，圖4之1。清晰彩圖參見：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2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98圖98。

圖48　筆者攝。

圖49　松本包夫監修，《正倉院とシルクロード》，太陽正倉院シリーズ1（東京：平凡社，1981），頁103。

圖50　甘肅省文物局編，《甘肅文物菁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圖3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a 青花壯罐
清代乾隆（1735－1795）年間 H 28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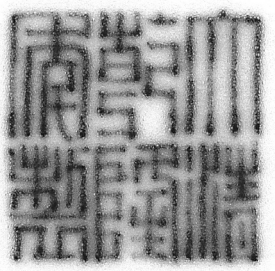


圖1b 同上「大清乾隆年製」款



圖2 青花釉裏紅壯罐
清代雍正（1722－1735）或乾隆（1735－1795）年間 H 28.7cm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3 銅胎畫琺瑯壯罐 H 約15.8cm
Newark Museum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 明代天順年間（1457－1464）壯罐
2014年中國江西省景德鎮御窯廠珠山北麓出土



圖5 青花壯罐 十五世紀前期
（清代配蓋） H 22.7cm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6a 唐人卓子圖 江戶時代後期
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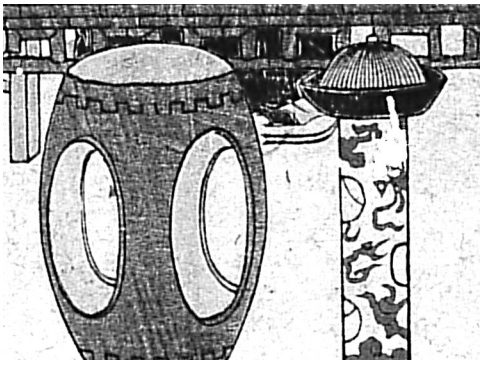


圖6b 同上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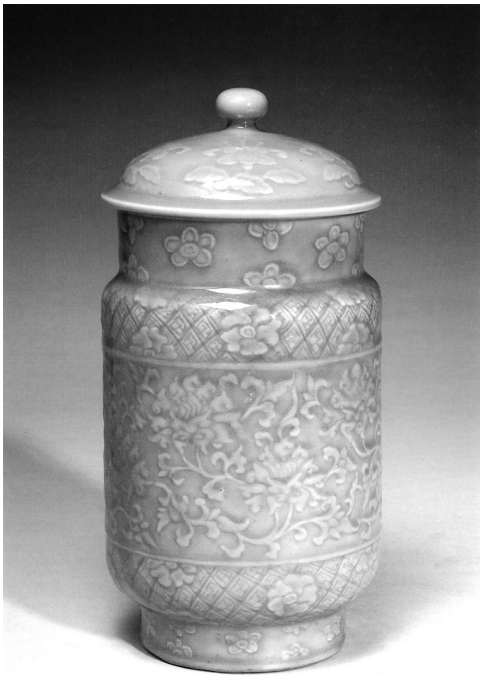


圖7a 龍泉窯壯罐
明代永樂（1403－1424）年間
H 28.4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b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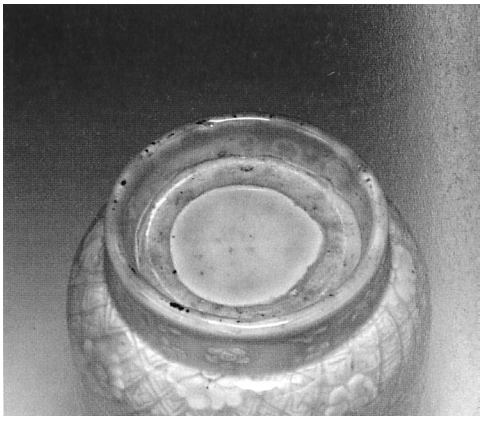


圖7c 同上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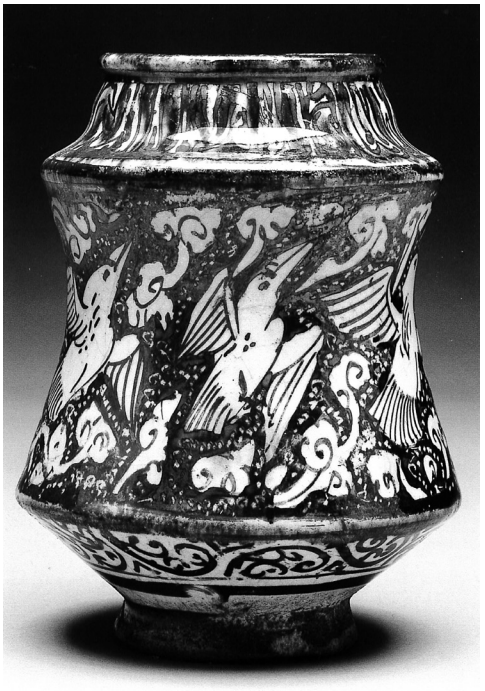


圖8 釉上青飾虹彩罐 伊朗
十三至十四世紀 H 14.4c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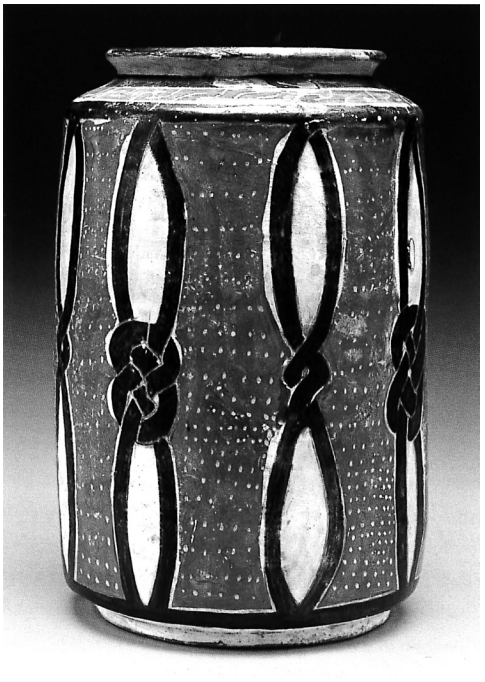


圖9 釉陶彩繪罐 十世紀 H 23cm
Kuwait National Museum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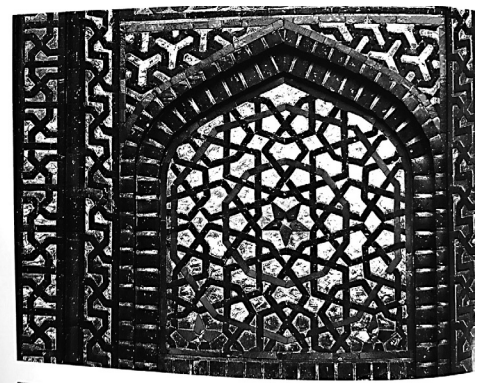


圖10 土耳其拼接壁磚
Ca 1219－1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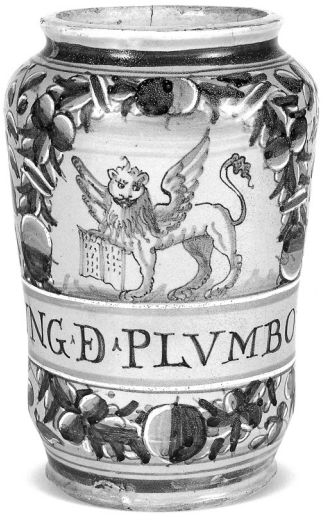


圖11 錫白釉藍彩Albarello
1613年 H 19.6cm
International Museum of
Ceramics in Faenza 藏



圖12 Cipriano Piccolopasso（1524－1579）
《陶藝三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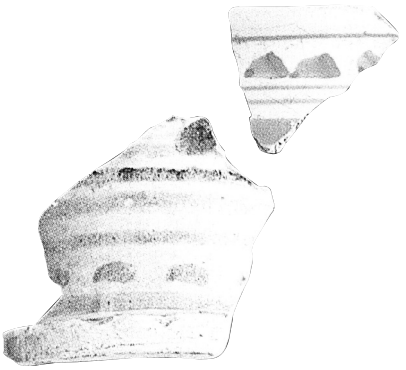


圖13 馬約利卡Albarello殘片
印尼萬丹出土



圖14 馬約利卡Albarello殘片
Pasar Ikan出土



圖15 馬約利卡Albarello殘片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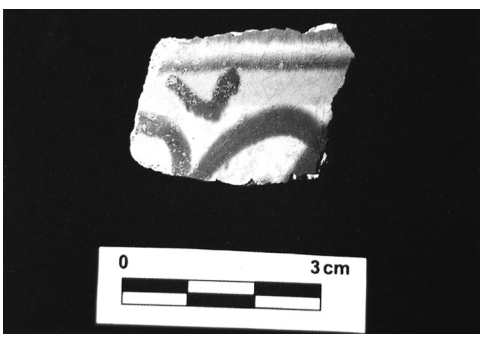


圖16a 馬約利卡Albarello殘片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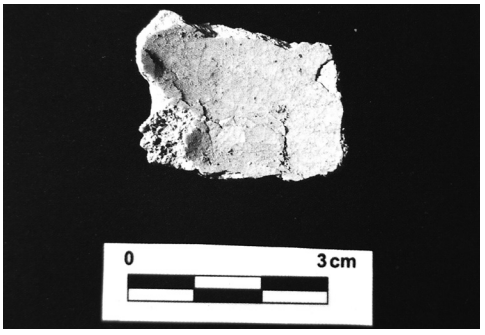


圖16b 同上背面



圖17 荷蘭籍*Witte Leeuw*（白獅號）沉船（1613）打撈品



圖18a 石崎融思《蠻館圖》（1798）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藏



圖18b 同上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9a David Teniers the Younger《A Surgeon Treating a Peasant's Foot》
十七世紀中期 Kelvingrove Art Gallery and Museum, Glasgow, Scotland藏



圖19b 同上局部



圖20 馬約利卡 H 13.6cm
日本德川秀忠將軍墓（1623）出土



圖21 用馬約利卡藥罐做為茶道「水指」
十七世紀後期 H 15.7cm 日本私人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2 十七世紀後期 H 5.7cm
日本私人藏



圖23 十六~十七世紀 H 15.3cm
日本私人藏



圖24 青木木米（1767－1833）「阿蘭陀燒」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圖25 富岡鐵齋（1834－1924）《洋陶圖譜》中的Albarello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6 「乾山」銘彩繪Albarello H 13.7cm
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前期 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圖27 馬約利卡陶器殘片
日本大阪城城下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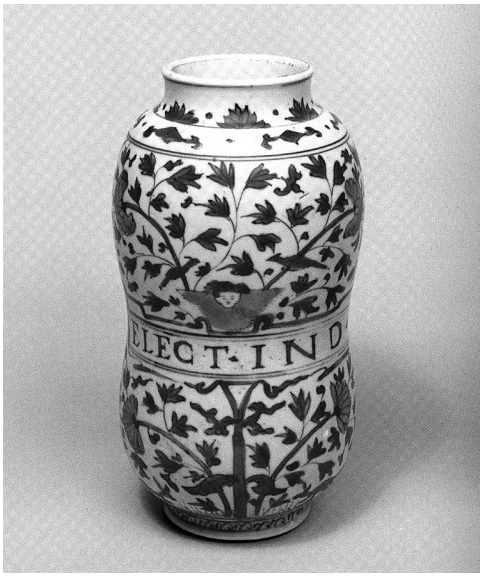


圖28 景德鎮青花瓷Albarello 十七世紀
The British Museum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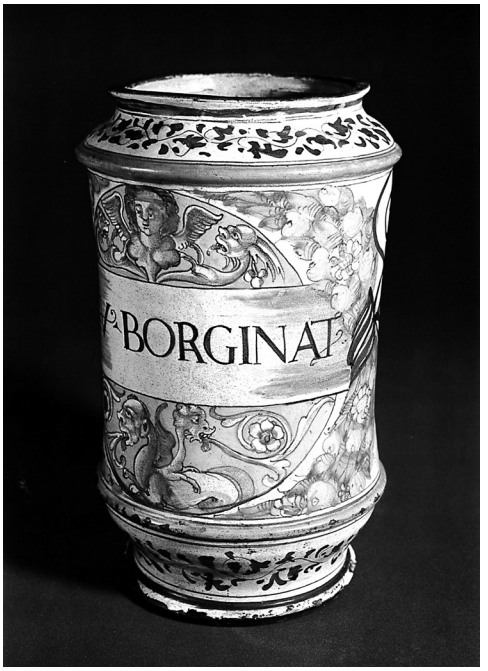


圖29 義大利馬約利卡（Deruta）
1550－15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0a 明代後期 H 18.6cm
中國成都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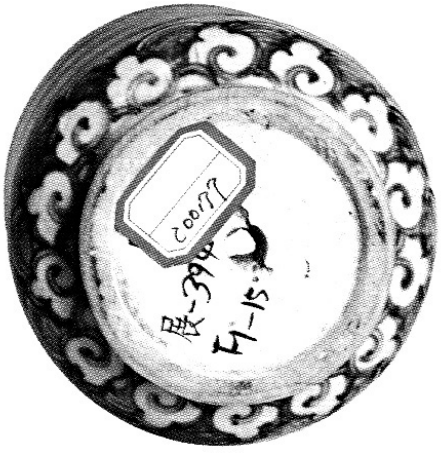


圖30b 同上底部



圖31 康熙時期（1661－1722）
彼德大帝皇室膏藥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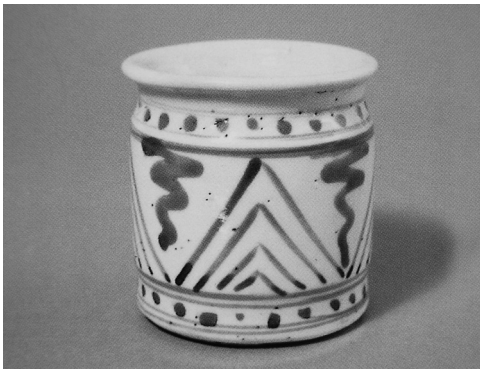


圖32a 伊萬里燒 十七世紀
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2b 同上底部



圖33 伊萬里燒 1690－1730 H 18cm
日本佐賀縣立陶磁文化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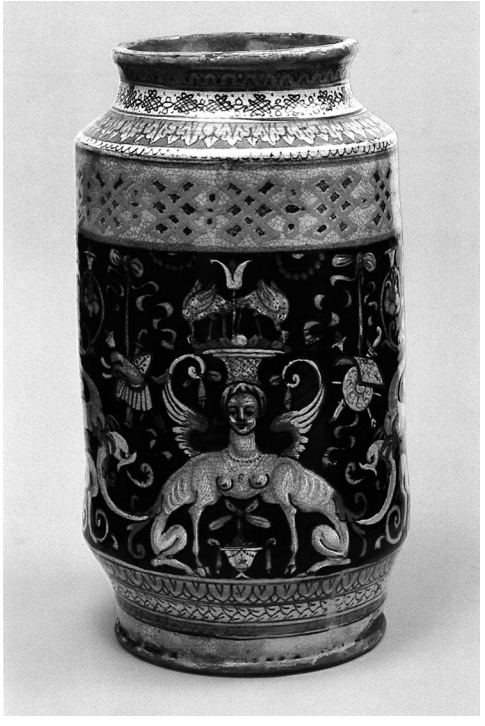


圖34 義大利馬約利卡（Siena）
1500－1510 H 31cm
Museé National de Céramique, Sèvres 藏



圖35 漳州窯青花罐 十七世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6 義大利馬約利卡（Marche, Casteldurante） H 23.7cm Museo Internazionale delle Ceramiche in Faenza藏



圖37 義大利馬約利卡（Ferrara）
十六世紀前期



圖38 義大利馬約利卡（Padova）
十五世紀後半 D 52cm
Museo Civico di Padova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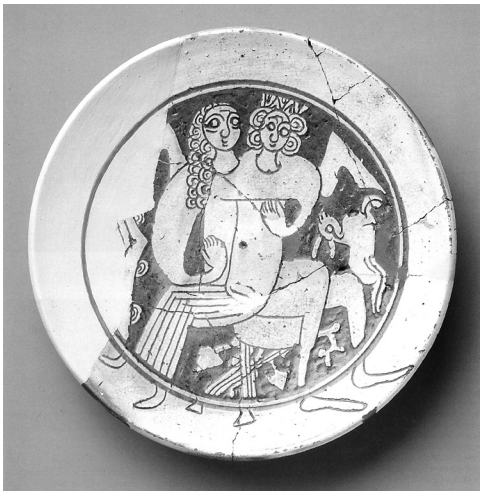


圖39 拜占庭剔劃花陶
十二世紀晚期~十三世紀早期 D 25.2cm
Archaeological Museum, Ancient Corinth, Greece 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0 古羅馬剔花綠釉罐
埃及Aulad El Sheikh Ali出土 一世紀
H 17cm
The Brooklyn Museum, New York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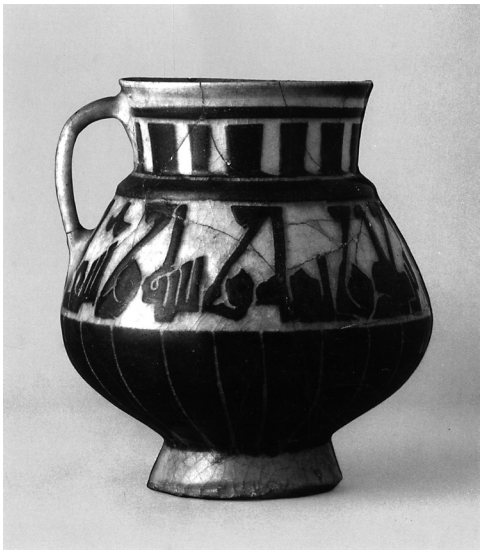


圖41 伊朗Silhouette Ware黑剔花文字執壺
十二世紀 H 16.5cm



圖42 黑剔花梅瓶 北宋 H 31.7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43 白色多彩刻線鳥紋缽 十一~十二世紀
D 35cm 伊朗Aghkand地區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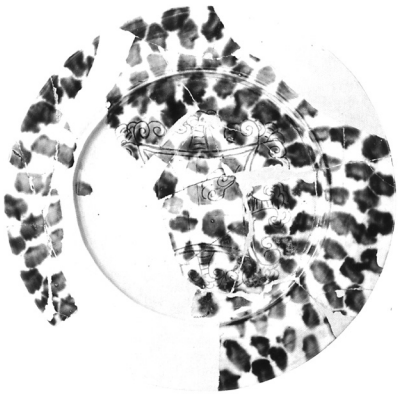


圖44 白釉綠彩刻線紋盤
唐代 伊拉克Samarra遺址出土



圖45 黃釉白剔花文字紋缽
十二世紀 D 31.1cm 伊朗Garrus地區出土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藏



圖46 磁州窯白釉剔花注壺 北宋 H 20.4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47 白釉剔花長頸盤口瓶 北宋 H 46cm
中國遼寧省葉茂台遼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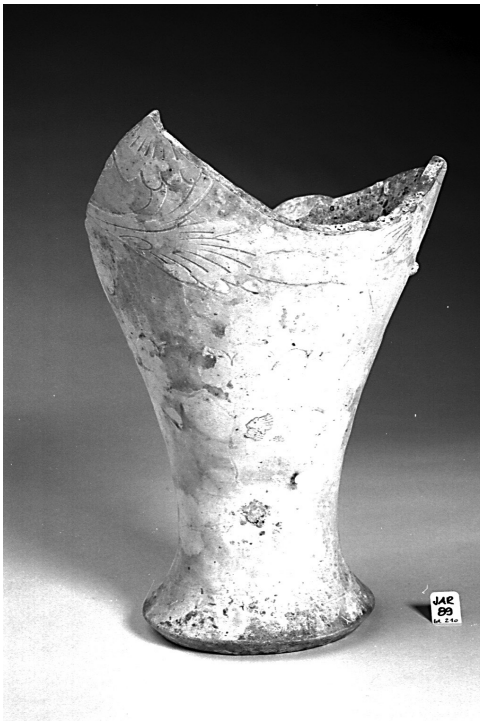


圖48a *Intan Wrec*k打撈品 筆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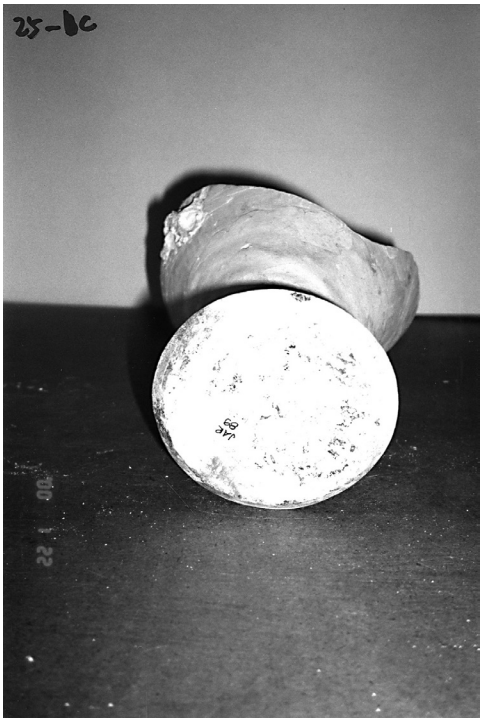


圖48b 同上 筆者攝



圖49 紅鏤牙棋子 唐代
日本正倉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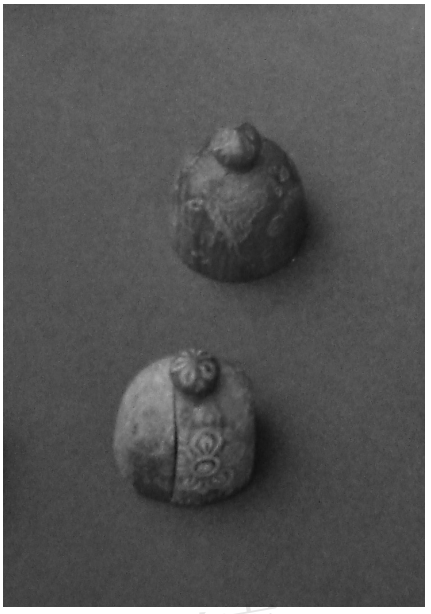


圖50 紅鏤牙雙陸棋子
唐代 中國甘肅省武威唐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Story of Chinese Albarello

Hsieh, Mi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cords in the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Workshops kept by the Qing Court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to first observe the burning and use of Chinese albarelli, then identify the prototype of Chinese albarelli produced by Qing official kilns, and finally elucidate the prototype's relationships to Islamic ceramics in the Middle East, European majolica, and Japanese Imari jars in an attempt to present a thorough account of the grand history of Chinese albarelli. This article is concluded with a section on majolica sgraffiato decoration. 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the technique was influenced by Byzantine sgraffiato ware, a type of ware inspired by Islamic pottery. In this context, the author observ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graffiato decoration on Islamic pottery and similar decoration on ceramics from Northern China. Finally,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as a predecessor of majolica sgraffiato decoration, the sgraffiato technique used on Islamic pottery ma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Chinese ceramics.

（陳珀愉譯）

Keywords: Chinese albarello, albarello, majolica, mezza-majolic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